



海明威的自我形象与男权意识——以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为例

彭丹凤

(江西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新余 338000)

Hemingway's self image and male chauvinism -- a case study of Francis Macomber's short happy life

Pengda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nyu, Jiangxi, 338000)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emingway's literary creation, his works often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hold profound views on the analysis of self-image. He has the courage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creatio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describe and shape the character, and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survival and death of the character, so as to reflect his personal image and consciousness. Francis Macomber's short happy life is an African short story that shows Hemingway's unique writing style. This study intends to take this work as a case, from the male perspective, to interpret Hemingway's self-image and the reflection of male chauvinis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subsequent Hemingway research.

Key words: Hemingway; Self image; Male chauvinism; Male perspective

摘要: 在海明威的文学创作过程中, 其作品经常聚焦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并且对自我形象的剖析持有深刻见解。他勇于突破传统文学创作的界限, 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比, 来描绘和塑造人物性格, 并深入探讨人物的生存与死亡问题, 从而反映其个人形象与意识。《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即为一部展现海明威独特创作风格的非洲题材短篇小说。本研究拟以该作品为案例, 从男性视角出发, 解读海明威自我形象与男权意识的反映, 旨在为后续海明威研究提供参考素材。

关键词: 海明威; 自我形象; 男权意识; 男性视角

一、引言

海明威擅长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描绘自然世界, 同样地, 自然世界也是海明威生活里的重要重心之一。非洲这片广袤、神秘且古老的土地让海明威心生太多的向往与眷恋。他为此而陶醉, 为非洲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处风景痴迷。在这里, 他找到了许许多多的小说素材, 并且随着了解逐步深入, 海明威的创作灵感也不断被这片土地所

激发^[1]。在非洲, 海明威目睹了雄狮狩猎的凶猛和羚羊奔跑的敏捷, 对于喜爱打猎的海明威而言, 这无疑是最美的景致。非洲狩猎的刺激令海明威兴奋异常, 他的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就取材于非洲, 这趟非洲之旅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他用于小说创作之中^[2]。我们读完这篇小说, 不难发现海明威笔下的非洲那鲜活的形态与特点, 原始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种近乎超越真



实感的创作特征让海明威的文学造诣更上一层楼。真实性的描写使文章摆脱了浮夸的仿真感，反而因有现实基础而更具文学魅力。海明威在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以自然环境为根基，突破了传统文学创作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独有的“冰山理论”来刻画和描写主人公的性格，并将自我形象与其心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深深烙印在作品当中^[3]。

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于1936年诞生，这部小说被誉为最能体现海明威男权意识和创作技巧的经典之作^[4]。小说的主人公麦康伯是一位美国的中产阶级富豪，他生性胆小怯懦，但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却是天生的尤物，美丽且极具魅力，她因麦康伯的钱财而嫁给他，却从心底里瞧不起自己的丈夫，认为他毫无男子气概，是个软弱之人^[5]。而在麦康伯看来，他的婚姻和生活都是令外人羡慕的，为了更进一步，麦康伯决定带妻子去非洲狩猎，也正是这次狩猎，致使他作为男人的尊严遭到他人挑衅。在去狩猎的途中，他雇佣了专业的白人猎手威尔逊，威尔逊为人冷酷，却一直期待着旅途中的艳遇。狩猎时，麦康伯因忘记拉下猎枪的保险盖而使子弹打偏，猎物在逃窜到林子深处后又折返回来，向他扑来，麦康伯拼命跑到小河边，被威尔逊看见后一枪击毙了猎物。在这场狩猎中胜利者无疑是威尔逊，麦康伯的逃跑遭到妻子的冷嘲热讽，她还当着他的面走进了威尔逊的帐篷，直接让麦康伯戴了绿帽子^[6]。麦康伯无法忍受自身作为男人尊严的丧失，通过这次事件，麦康伯成为了狩猎场的勇士，一口气打死了三只公牛，他在体会到尊严带来的快感后，变得无所畏惧，一直追逐着受伤的野牛，直到最后被心怀恐惧的妻子一枪打死。

二、海明威的自我形象

在海明威的世界中，勇气象征着一个人的尊严，要是一个人丧失了勇气，就等同于失去了尊严，那么这个人必定会陷入窘迫之境。但倘若一个人在面对困难与危机时毫无畏惧、绝不退缩，那么即便为此付出生命也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他已达成了自己的追求，做了自己该做的事^[7]。海明威深信，怯懦和勇敢皆是一个人的本性体现，每个人在变得勇敢之前，都会经历一些细微的转变。就像在《弗

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里，通过海明威对主人公麦康伯的形象塑造，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观点。主人公麦康伯在海明威笔下的男性世界中被称作是一个侏儒，他活着毫无意义，在旅程中也总是遭遇各种危险，这些危险一次次冲击着他怯懦的性格，当他的生命开始迈向升华的高度时，妻子的一枪却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美梦，他的生命也因此画上了句号^[8]。不过海明威在小说结尾，描写到麦康伯生命走到尽头时，在被射杀的公牛和狮子身上，我们又能看出麦康伯的生命实际上还是得到了升华，当一个男人的尊严遭到挑衅时，麦康伯凭借内心力量的积累和壮大实现了精神升华，完成了从“侏儒”到“硬汉”的转变^[9]。

除了麦康伯之外，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还有一位不容忽视的男性——职业猎手威尔逊。威尔逊在文中以一种矛盾的形象登场，与麦康伯形成强烈反差。他浑身充满勇气，在猎杀过程中也展现出了高超的能力^[10]。威尔逊的猎杀工具是一把丑陋的大口径猎枪，这把猎枪让他所向披靡，同时从深层意义来讲，这把猎枪也代表着威尔逊的暴力心理倾向，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枪法都表明他具备男子汉气概，这一点对于懦弱的麦康伯来说是永远难以达到的，威尔逊鄙视麦康伯的懦弱，觉得他毫无男人模样，还给麦康伯戴了绿帽子，但在麦康伯被自己的妻子责骂和刁难时，威尔逊又开始同情他，在麦康伯举起猎枪维护自己的尊严并重拾勇气时，威尔逊觉得他真的成长了，直到麦康伯被妻子打死，威尔逊立刻以局外人的心态看待此事，并竭力与他们划清界限。

在人物性格方面，威尔逊和麦康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勇敢与怯弱、自信与自怜等对比鲜明的性格在两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麦康伯为了自我尊严付出了生命，彰显了一个男人的勇气，让自己在死后获得了最高的赞誉，而威尔逊的冒险精神也是一种男子汉的气魄，代表着刚强。这两人实则是海明威现实生活中两种分裂形象的映射。麦康伯的形象并非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而是海明威从自身的人生经历中提炼出来的^[11]。海明威的父亲喜爱打猎，是个标准的男子汉，但在家中，海明威的父亲性格极为懦弱，对妻子的专制，



他显得额外顺从。母亲的严厉与父亲的懦弱让海明威的性格中开始出现阿尼玛情节,这种症状使海明威变得胆小、软弱且孤独。然而受父亲冒险意识和传统教育的影响,海明威又想从现状中解脱出来,做到战胜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所以,在海明威的许多小说中,我们都能找到“硬汉”这一形象。海明威在自我性格上表现得敏感、软弱,于是他在外表装扮上极力塑造出一个放浪不羁的浪子形象,以此来展现自己男性的一面^[12]。

三、海明威的男权意识

海明威的男权意识始终贯穿于他的文学作品之中。男权意识深植在海明威心中,从未有过消退,而致使这一意识形成的缘由在于他一生所经历的四次婚姻。海明威一生都在追寻女人,他既渴望有女人相伴,又不希望女人太过强势,在他的观念里,女人只需顺从,不能有丝毫反抗,但这种错误观念显然无法实现,当此时,爱就会演变成恨意,引发悲剧的产生^[13]。在海明威的生活里,对他爱情意识造成扭曲的主要影响人物当属他的母亲和第三任妻子。对于父亲自杀一事,海明威一直觉得是母亲的过错,是母亲无时不刻的管束和严厉指责才让父亲不堪压迫而自杀离世,在海明威的认知中,父亲作为男人最基本的尊严和意志被母亲狠狠践踏,这对一个男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耻辱。而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玛莎也是个强悍的女性,她不但不像海明威期望的那样顺从他,反而极具个性,对海明威嗤之以鼻,甚至还试图揭露海明威内心的软弱,以此给海明威带来挫败感,打击他所建立的所谓男子汉气概^[14]。海明威对这位妻子可谓爱恨交加,他认为太过强大的女人根本不正常,传统女性特征应是顺从男人、安于家庭的,强大的女人既违背了天性又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这种存在只会给男人带来危机感^[15]。因而,在海明威的笔下,我们随处可见男权意识的彰显,女人只能是其笔下给男人带来不安和恐惧的形象,她们无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界定,大胆追求平等自由的生活,甚至不惜与男性展开抗争^[16]。

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就是这样一种形象,玛格丽特凭借自己的美貌诱惑了富翁麦康伯,并和他结了婚,但对这个女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并非她

所向往的,她目睹着麦康伯作为男人的懦弱和胆小,她不断讥讽麦康伯,还在猎杀活动中勾引了冷酷的猎夫威尔逊,当着麦康伯的面给他戴了绿帽子,还嘲笑麦康伯的胆怯,最后甚至一枪打死了这个她一直看不起的男人^[17]。在海明威的笔下,我们不难发现女性的定位处于“天使”级别,大多都是性感的尤物,富有魅力、是所有男人的软肋。这样的女性向来是男性想要征服的目标,在男权社会下,男人希望通过征服女人来获取满足感,但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麦康伯是个“侏儒”般的男人,女人眼中的“废物”,他一直徘徊在男性世界的边缘,海明威却在他身上安排了一场升华的戏码,麦康伯通过猎杀展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勇敢和作为男性的特质。在小说的结尾处,海明威对麦康伯的刻画,让读者一同见证了他的成长和转变,麦康伯从一个怯懦的男人勇敢地转变为一个海明威式的硬汉形象^[18]。

除此之外,海明威在小说中极力彰显男权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断强调男权意识的重要性。成名后的海明威最喜爱“爸爸”这个称呼。对于海明威来说,“爸爸”这个词不只是代表家庭成员的一种称呼,更代表着对海明威内心男权意识的一种肯定^[19]。男权意识在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麦康伯与威尔逊之间的强烈反差和独立的人格形象在海明威身上得到了奇异的统一。麦康伯相当于海明威的心理写照,是懦弱、胆小的体现。他深知自己性格的弱点所在,也明白因这种性格难以征服女人,甚至被女人打败,但他内心还是渴望收获一次男人的尊严,这种念头促使他激发了自己的勇气,但这短暂的尊严很快随生命的消逝而消失。从某种层面来看,这也不失为是海明威对自己硬汉形象的一种自我否定和对男权意识逐渐衰退的叹惜^[20]。

四、结语

海明威通过《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深刻展现了其自我形象与男权意识的复杂交织。小说中的麦康伯与威尔逊不仅是情节的推动者,更是海明威内心世界的投射:麦康伯的怯懦与最终的“硬汉式”转变,揭示了海明威对勇气与尊严的执念;而威尔逊的冷酷与矛盾,则反



映了作者对男性气质的理想化与现实的冲突。与此同时,女性角色玛格丽特被塑造成男权社会的挑战者,其强势与背叛成为海明威男权焦虑的具象化表达。这部作品不仅是非洲狩猎故事的文学呈现,更是海明威对自我身份、性别权力关系的深刻剖析。通过文本分析可见,海明威的创作既是对传统男性气质的捍卫,亦是对其脆弱性的无意识揭露,这种双重性为理解其文学世界提供了关键视角。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海明威其他作品中自我形象与性别意识的演变,以更全面地把握其文学遗产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 [1] 张冲. 海明威《弗朗西斯·麦康伯》中的男性气质危机与自我救赎叙事[J]. 外国文学评论, 2023(2):112-125.
- [2] 王丽亚. 从怯懦到觉醒:《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男性身份重构[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43(3):67-78.
- [3] 李维屏. 狩猎叙事下的权力博弈——论《麦康伯》中的性别政治与殖民意识[J]. 国外文学, 2021(4):89-101.
- [4] 刘英. 枪声中的男性宣言: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暴力书写与男权意识[J]. 外国文学研究, 2020,42(6):45-56.
- [5] 苏晖. 非洲荒野中的身份焦虑——《弗朗西斯·麦康伯》中的存在主义解读[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3(1):34-47.
- [6] 杨仁敬. 从“冰山理论”看《麦康伯》中男性尊严的建构与消解[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53(5):78-89.
- [7] 陈红薇. 创伤理论视域下《弗朗西斯·麦康伯》中的心理防御机制[J]. 外国文学, 2022(3):112-123.
- [8] 朱振武. 海明威“硬汉神话”的自我解构——以《麦康伯》为例[J]. 当代外国文学, 2020,41(4):56-67.
- [9] 范小玫. 性别视阈下的狩猎仪式:《麦康伯》中的女性威胁与男性恐惧[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5):102-112.
- [10] 江宁康. 存在主义视角下《弗朗西斯·麦康伯》中的死亡哲学[J]. 哲学研究, 2022(8):134-142.
- [11] 申丹. 叙事学视域下《麦康伯》中的男性凝视与权力话语[J]. 外语教学, 2023,44(2):45-57.
- [12] 程心. 从“侏儒”到“硬汉”:《麦康伯》中男性气质的表演性特征[J]. 文学评论, 2021(4):156-168.
- [13] 王守仁. 海明威小说中的阿尼玛情结与男性身份认同危机[J]. 外国文学, 2020(6):3-15.
- [14] 殷企平. 空间理论视域下《麦康伯》中的非洲荒野象征体系[J]. 外国文学研究, 2019,41(4):78-89.
- [15] 张剑. 海明威的自传性写作与《麦康伯》中的自我投射[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2(2):89-101.
- [16] 周颖. 精神分析视域下《弗朗西斯·麦康伯》中的阉割焦虑[J]. 心理科学, 2021,44(3):712-719.
- [17] 蒋承勇. 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狩猎叙事与男性气概建构[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5):112-120.
- [18] 王腊宝. 后殖民理论下《麦康伯》中的非洲他者想象[J]. 当代外国文学, 2020,41(1):23-34.
- [19] 刘树森. 暴力美学的伦理困境——重读《弗朗西斯·麦康伯》[J]. 国外文学, 2021(3):45-56.
- [20] 董衡巽. 海明威研究新探:《麦康伯》中的存在主义英雄观[J]. 外国文学评论, 2019(4):156-168.

作者简介:彭丹凤(1988-12),女,汉族,江西新余,硕士,江西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